

古诗词里话雨具

阮 君



叮咛 张云 摄

《诗经·小雅·无羊》曰：“尔牧来思，何蓑何笠。”意思是“你到这里来放牧，披戴蓑衣与笠帽”，可见当时蓑衣就已经被充当雨具之用，这或许是中国有记载的最古老雨具，并且一直沿用至今。要说这夏日农忙，离不开三件宝——蓑衣、斗笠、蒲扇。

唐代张志和《渔歌子》云：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将蓑衣和它的搭档斗笠的作用写了出来，诗人用心描绘出农夫戴斗笠披蓑衣，三四月在雨中农耕的意境。唐代崔道融《田上》：“雨足高田白，披蓑半夜耕。”说的便是为了抢种，农人披着蓑衣冒着雨，半夜就来田里耕作的情景。由此可见，一蓑一笠可谓农忙时必不可少的工具。

春争日，夏争时，田地耕好，亟待插秧，宋代王炎曾在《南柯子·山冥云阴重》中提及：“蓑笠朝朝出，沟塍处处通。”戴着蓑笠的农人，天天清晨早出，他们的足迹踏遍了田间泥泞的沟渠和田埂。为了不误农时，农人常常穿戴蓑笠在农田里冒雨插秧，他们一个个弯着腰站在田里挥动手臂，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生活，蓑笠在雨水的敲打下，发出特别的声响，就像田野里的音符，奏响和谐之歌。

蓑衣和斗笠，一般合称蓑笠。

初夏时节，静水流碧，幼荷出波，桃颊艳红，桑葚紫亮，杏子肥硕，榴花照眼，芳草萋萋，树绿荫浓……万物俱荣，众生茁壮。

在中原大地随意穿行，耳畔鸟声明亮，迎面南风徐徐，怎一个惬意了得？其时还可以嗅到一种淳朴的香气，是成熟的麦子散发出来的。

这种香气，南朝何逊曾经描述过：“於时春未歇，麦气始清和。”唐代骆宾王曾经吟咏过：“浦夏荷香满，田秋麦气清。”宋代王安石曾经陶醉过：“晴日暖风生麦气，绿荫幽草胜花时。”

放眼望去，整个田野是小麦的王国，也是小麦的海洋。麦田连绵起伏，逶迤成大地的画卷，村庄成为其间的装饰。这时的麦田，从深绿中透出浅黄，在浓烈的阳光之下，收蓄着夏日的热量，麦穗不断地灌浆、鼓胀，逐渐坚硬，直至镀上太阳的光亮。那种金黄，是成熟生命的通透。

看到金黄，会想起那个丰收的季节、那个金风送爽的季节。

顾名思义，“麦秋”是指麦子成熟。麦秋这个词，极其文雅，戴叔伦的诗里出现过：“麦秋桑叶大，梅雨稻田新。篱落栽山果，池塘养海鳞。”苏轼的诗中出现过：“雨细方梅夏，风高已麦秋。应怜百花尽，绿叶暗红榴。”寇准的诗中出现过：“离心杳杳思迟迟，深院无人柳自垂。日暮长廊闻燕语，轻寒微雨麦秋时。”麦秋是时间的象征，写在一代又一代的农人心里，是农人亘古不变的希望，隐藏着古老的农业文明密码。

开 镰

“蚕老一时，麦熟一晌。”一阵南风吹过，昨日挂黄的麦子，露出焦熟的面庞。麦浪翻滚的海拔，高过人们期待的目光。

挂在墙上的镰刀，早已被轻轻取下，蘸着晨露或月光，磨得锃亮。

明代高启《雨中留徐七賁》诗曰：“试问欲归城，谁家借蓑笠？”表明古人到了多雨季节，出行都要穿戴蓑笠，而古人的蓑衣是不戴帽子的，故雨天出行还需戴“笠”。清代蒲松龄《日用俗字·庄农章》称：

“蒲笠蓑衣防备雨。”则把“笠”放在首位，斗笠晴雨两用，遮阳称之为“凉笠”，蔽雨则称为“雨笠”，农忙不分晴雨天，对农人来说，斗笠比蓑衣更有价值。

扇子并非劳作工具，而是农人

麦秋之歌（外二篇）

任崇喜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妇姑荷箬食，童稚携壶浆，相随饷田去，丁壮在南风……”人影晃动，步履匆忙，人们赶在黎明来临之前，抵达自家的麦田——开镰。

开镰，是农人与乡村、季节和土地建立的一种秩序。

镰如弯月，“一根细细的木棍，撑起坚硬的脊梁，随便一挥，就能让笑容绽放”。

开镰，要先弯下腰，用膜拜的姿势，与大地交谈，以虔诚的心态，与麦子亲近。

开镰，右手握镰，左手伸开，挽住一束麦子，攥紧。镰把在麦子腰间一勾，锋刃往下轻轻移动，在麦的根部试探，嚓嚓嚓，沉甸甸的，丰收在手。

风儿轻柔，心情舒畅。静听，平原的麦田里，这种声音，此起彼伏，汇成一支高亢的交响曲，谱写着勤劳的希望。

不怕慢，就怕站。割麦要由着劲儿来，细水长流。勤快的人家，在天亮之前，已经割倒一大片麦子。

阳光炽热，南风猛烈，快速在麦浪上游走。麦芒刺身，汗水流淌，腰酸背痛，仍不能停下自己的脚步。

这多年前的场景，已成为记忆的黑白片。

而今，在空阔平整的田畴上，我看不到一个农人的影子。哪怕有一只鸟飞过也好。

收割后的麦田，麦秆参差不齐，昂首竖立，成了这片旷野的守望者。麦秆之间，收割机走过的深辙，鲜明

着还没走远的时光。只是，麦浪翻滚的景象，早已被风卷起。

陪伴它们的，还有星星点点的绿意。夏日的阳光里，它们收缩着自己的蓬勃，等待一场暴雨的君临，唤醒葳蕤的生机。

这里，曾经是麦的海洋，黄黄苍苍，与远天相接，支撑着成熟的重量，温暖着农人内心的阳光。

南风依旧，那么有力，激扬着自己的乐章。

扬 场

打场五字诀：摊、碾、翻、抖、扬。回到碾场上的麦子，经过阳光的曝晒，早已透焦。再经过粗糙石碾无数遍地狂碾猛轧，隐藏的麦粒，稀里哗啦地被缴了械，纷纷跳出麦壳。

起开麦秆，把麦壳、麦粒拢在一起，堆成小山，只待风来，扬场。

“顶风扬场，顺风簸箕箕。”“刮风扬场，下雨叠墙。”扬场，得有风，吹去糠皮留下麦粒。有时，白天没风。晚上，人们睡在碾场里，等什么时候风来什么时候开扬，哪怕半夜三更，一旦风来，即便借着月光星辉，也要扬场。

“三年能中文武举，十年难考田状元。”扬场是个技术活，有人即使种了一辈子地，也未必做得好。“提膝下籽如麦间（麦草），扬场掉过左右锨。”别看只是抬手一挥，其中却大有门道，需要把力道完美地融合在木锨中，锨人合一。驾轻就熟者，一招一式，随心所欲，每扬一锨，麦粒、麦壳漫天飞舞，麦粒与杂物两边分开。

扬场，通常需要两个人合作完成，一个扬，一个扫。扫场者，手握一

旁作间歇用来驱赶一身热气的。唐代白居易《小池二首》：“坐把蒲葵扇，闲吟三两声。”延伸解读蒲扇的作用，不仅能扇风驱蚊，还能当坐垫。农人把无人看管的孩子带到田间，给一把蒲扇让其驱赶蚊虫，孩子玩累了躺在树荫下呼呼大睡，农人便会将老蒲扇放其头下当枕，说是虫子闻到蒲扇的气味就不敢靠近。大蒲扇里藏着浓浓的爱意，是农忙季节大人与孩子间的一个温情桥梁。

儿时，爷爷有件蓑笠，十分宝贵。其时上面的“蓑衣披”还在，下面的“蓑衣裙”早已不知去向，因而这件老古董更受到全家重视，被单独悬挂在门后墙壁上。蓑草皮滑中空，不易渗透，圆圆的领口，用绳子系牢，斗笠外表坚硬，颜色较深，看起来毫不起眼，却有大作用，不管是下田劳作或是外出办事，顺手取下穿戴，十分方便。斜风细雨中，蓑衣紧紧地贴着爷爷的脊背，护着爷爷在弯腰劳作时免受风吹雨淋。

地里刨食的农人，用蒲扇摇落了太阳，用斗笠隔绝了斜雨，用蓑衣披散一夜星辰。不管时代如何变化，我永远忘不了爷爷的蓑衣斗笠和奶奶的大蒲扇，他们一边种田一边拉扯着哥哥和我，满脸欣喜地看着我们跌跌撞撞地长大。

把软扫帚，在扬出的麦堆旁左右轻扫。麦粒撒着欢儿奔向空中，大竹扫帚“呼啦啦”掠过。一扬一扫，一扫一扬，一唱一和，配合默契。木锨，是扬场用的木制农具，形似铁锨，长柄大头，里面隐藏的是满满希冀。

“赖手一条线，好手一大片。”按照测好的风向选一个角度，站好位置，木锨扬起，“唰”一声，麦子被斜斜抛向高空，又滚珠落玉般掉到地上。木锨扬向空中一半时，要变直上为横平，弧线形前仰后拉，方可一气呵成。那场景，让我想起“打铁花”的灿烂。

记忆中，扬场的图景多在黄昏。麦粒飞扬，夕阳灿烂，加上劳动者的身影轮廓，一幅浓墨重彩的收获图。

“扬起的麦尘随风而落，夹杂的土粒与草屑随风飘远，只剩下麦粒如星而落——那是一种真实。”扬场，扬去了尘垢，留下了珍珠似的麦粒。麦粒慢慢变成黄灿灿的麦粒山，金光闪闪的麦粒，黄中泛红，鲜亮着人们的眼。

一个真正的农人，此时，站在家园壮阔的背景下，最能悟出幸福的分量。而颗粒饱满的麦子，则沉淀着昔日平静的生活和静守的期待。

